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諫諍

太宗賢妃徐惠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

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昆邱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新唐書后妃傳

鴻墀謹案舊唐書載妃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

無幽巖四句又云發疾不自醫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志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云云詞多不盡載

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大唐新語

徐賢妃二十餘歲作諫征伐疏詞富理博王勃不能逮也新史但約載百餘言讀者不復成章掩其美矣習學記言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在昔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

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内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離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絶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

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而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是月徵又上疏曰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盖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

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啟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

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三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見於言者可知矣傳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世者亦可知矣今以二疏觀之一以爲當監隋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爲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後能慎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爲表裏者也吳氏合二疏爲一章厥有旨哉

鴻墀謹案孫氏甫曰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呂氏祖謙曰魏公十思可與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

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文多不錄）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唐書魏徵傳）

鴻墀謹案史臣論謂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猶有遺行以為前代諍臣一人

而已豈非虛譽　又案新書本傳惟第二疏不載其
一諫帝作飛山宮其三因災昭仁宮多所譴責退而
上疏其四以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
家徵陳事云云似四疏非一時所上又十三年阿史
那結社作亂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十漸疏奏帝
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又云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
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
黃金十斤馬二匹其文詳見新書而此傳不載
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

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于受諫也新唐書魏徵傳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

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稿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閒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在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魏鄭公諫錄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貞觀十年

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眞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乃偶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葢輔相

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唐史論斷

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甯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凊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閤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

者入其第見志甯憔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新唐書于志甯傳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察御史李善感諫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唐會要

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間公議若畧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選入後

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
氏賜朕事同故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
萬姓可立爲皇后夫其委曲自就如此是猶有慝心焉
韓褚諸人既犯必死以諫君能用此微諷如王珪之於
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而不知出此固知期
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侯之定國本也未嘗與
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人者帝不能致而爲太子致
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既以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
故帝意所以自回無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

哉其後武氏得志變唐爲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
王馳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
解說反嘆宰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必不可欺口
亦不能自文也攷古編
列傳韓瑗諫廢王后貶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
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
鳴朝陽玉海
則天臨朝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
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賫璽書往京

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朕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表辭衰疾觖望既多徊徨失據又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舊唐書劉仁軌傳

宜都内人諫武曌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夫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

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如是過萬萬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詠諧出之有古人譎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難於君者與分甘餘話

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新唐書姚班傳

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新唐書宋璟傳

柳澤開元中嶺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汰忠臣憤歎玉海

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唐書狄仁傑傳

開元五年正月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修德諫曰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世愼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十月七日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二帝之所致也昔

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由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

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並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廟無兄弟之義矣平子云太廟壞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遷居閔公之上稱爲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

後聖眞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爲證豈非誣罔朝廷耶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世言僞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時蘇頲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置遂以平子爲廉州都城縣尉議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唐會要

曩昔之年逆虜悖天帝命西平董戎於關上宰姦回蔽明怙權沮以監撫海內鰍然督哥舒將盡不速轅兄在

西陲飛章上言喻古引今易亡爲存時憚姦邪不聞帝閽文武房公慷慨獨論迎犬猖猖竟寢斯文華忝諫官亦嘗披肝千里同氣寤寐永歎請受監牧請鎮豐安乞固上黨乞備太原心竭犬馬事屈罷頑李華祭劉左丞文　李遐叔文集

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飢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新唐書趙憬傳

寶應中有司議方中復土之制時西鄙日聳歲饑人流公以王者追孝恤禮宜儉褐衣上疏詞指約明君子曰

此劉更生諫昌陵之言也 貞憲趙公神道碑銘序 權文公集

擢拜右拾遺久次歷右補闕發文石封皁囊諷議十年彌縫百度大歷中中宮憫冊既卜壽原陳古義以上達疏近郊之非便卽日詔可下其章於宰司特超五階祓以命服執事內詔以上賀近臣修職而競勸服薦紳者誦之執簡記者書之 姚公神道碑銘序 權文公集

徽拜諫議大夫數與左補闕李翰連上封章極言得失未幾以本官知制誥參掌宥密式敷聲明炳然訓辭潤色王度時元載持衡深相器重公愈不自安每因災眚

必疏古義且以西漢賜上尊酒之比深儆戒之元終不悟竟及於禍

贈戸部尚書韓公行狀　　權文公集

貞元二年六月以祕書郎陽城爲諫議大夫仍遣長安縣尉楊甯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致禮城遂以褐衣赴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使中官齎章服衣之而召見賜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充等以讒毀受譴朝廷震懼上怒未解勢不可測滿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卽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召宰臣入

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諫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爲延齡朝夕爲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倘入相吾唯抱白麻慟哭後竟坐延齡事改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

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新唐書陽城傳

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愈素不喜佛上疏諫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

潮陽上表云云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是以惡其容易唐書韓愈傳

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

讎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己任前後四十五封
唐書李渤傳

元和八年冬敎坊使忽于外間採擇人家子女及有別
室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詔衆議喧然宰臣李絳顧謂
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諫論吉甫
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諫官上疏李絳曰君常稱美相
公常病諫官論事爲難則權與諫官可乎且君爲元首
臣作股肱豈事有不合論者吉甫曰少間待勅使出宣
事便諷之可乎李絳曰勅使避事却不敢言出臣下口

入聖上耳詎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舊人碩德誠合保重如絳叅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顧以凡器起居相位無以塞責獲罪爲幸輒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極言採擇之弊曰今日之理實所可惜流布四方虧損聖德伏恐不敢言者臣過蒙厚恩無裨盛化敢陳愚瞽伏希察納草狀畢李武並云請狀一看可乎李絳曰此是公狀何敢有隱兩相遂共讀之皆泫然曰不知相公捐軀許國如此雖兩漢章疏何以過此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李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

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過不喻朕意以至于此李相國論事集

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沈香爲亭子卽與瑶臺瓊室事同唐書李漢傳

張仲方寶歷中爲諫議大夫時鄠縣令崔發因辱小黃門敬宗赫怒命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冊府元龜

武宗喜畋遊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推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艮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新唐書郭皇后傳

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

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宗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

北夢瑣言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召爲幕僚

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爲延譽又非違（一作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北夢瑣言）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古因貢五危二亂表敘興廢之事遂黜于蜀時王太祖辟爲安撫判官張所爲古僻不徇時情遂在導江（縣名）賣卜遺日及太祖登極每思其賢遺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

五墓之地鑒誡錄

張道古滄州蒲臺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唐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鎭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中云秖今劉備孫權已生于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通鑑載乾甯四年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裔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奸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韋莊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高祖詩敘五危二亂事

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爲同僚所疾遺茂州安置後人有得其上高祖書藁極言幕僚掩其才學不爲延譽故同官多忌之十國春秋

漢張昭遠漢唐天成中爲左補闕上言云云時帝年十九猶有童心疏遠正人昵比羣小但與郭允明段覬等度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鳶太后每提耳規之曰經國之謀閨閣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諷之蘇逢吉謂昭曰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丱命兄事逢吉令誨

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言皆親狎不常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所發明但以疏內有輔弼講國之言難別敷奏田蘇之益深所愧懷冊府元龜

于鵬官居諫諍志在補裨所闕貢陳咸關政化備詳端盡頁切歎嘉宜陟階資以申酬獎其于鵬加朝散大夫晉高祖獎于鵬忠諫勅

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

絕姦人得志非陛下利也不報十國紀年陸氏南唐書俱云宋齊邱亦極諫江南野史載齊邱疏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慇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朝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苦猶惡陰而入于墜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　十國春秋南唐紀今不取

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

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惛惛如日將暮云云詞旣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佑聞命自到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陸游南唐書潘佑傳

内史舍人潘佑嘗上煜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肉使國家惛惛如日將暮不顧兆人之患

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知殿下爲君不道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巳而作爲天下笑今殿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殿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與姦臣比肩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熀大怒殺之後二歲國亡東都事畧

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讒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

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勑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恂恂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勑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云云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陸游南唐書江文蔚

傳

荆溪吳氏林下偶談曰蜀王衍荒淫惑於宮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毋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省覽於前王書史別

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
間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懽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
聖駕親行别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
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牽意頻離宮
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别宸宫
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
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命慈母以何辜若不慮
於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
歸於桓温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

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緜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管城碩記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

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蜀檮杌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嚅囁事人後主擢爲右補闕已出爲秦州節度判官會安重霸等請後主東遊禹卿上表幾二千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

師大至從後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十國春秋

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氣度不羣乃上書曰今海內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爲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覲官三楚新錄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論列

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

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於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唐鑑

貞觀十一年穀洛汎溢岑文本以中書侍郎上封事言

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蕃滋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可謂切於治理新史削而不載唐人議論雖淺短然如此見識新史本所不及故輕棄之也 習學記言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

叟畜之至仁懷之今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矣厥餘衆若遺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唐史論斷

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

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失之於四兇漢祖失之於陳豨光武失之於逄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

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婦原有罪之淯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

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届節玉露啟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唐書王義方傳

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使出之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

特原義府侍御史王義方奏陛下繼聖撫育萬方蠻陬夷落猶懼刑網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請乞重勘審正義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姿昔曰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承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

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姣好原有罪之淯于恐漏
洩其陰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
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
節玉露啟寒霜簡與秋典共淸忠臣將鷹鸇並擊碎首
玉階庶明臣節請付法推以申典憲唐會要
有洛州婦人淯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
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元疑
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
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

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唐書李義府傳

王義方將彈李義府攫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語林

崔融武后時有諫稅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

以義理不應稅而已又言魏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難耳融號能文此疏詳密可觀新史節畧太甚乃無足採後人惟恐稅不重宜其輕視之也習學記言

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唐書陳子昂傳

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

去矣遂移病歸鄉里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唐書徐仁紀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元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大唐新語）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一本河淮）濟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

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萫瀆名請以漳水爲一瀆幷前爲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和風雨時若奏上不許封氏聞見記

天寶九載六月六日處士崔昌上封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羣議不能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鄗等公以昌爲贊善大夫包

爲虞部員外郎唐會要

鴻㟼謹案十二年復封韓介鄭等畀崔昌衞包官

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

赭赤也赭黃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義無所取

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

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

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昇平既久上書

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

聞元宗納焉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

則其事也封氏聞見記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畧云不錄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斂其詩云云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

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今亥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淸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眾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甯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兇庸貪猥之徒凡弱

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容齋隨筆

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新唐書元結傳

尹起莘曰增謚之事前古未有也而始於唐人其溢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一顔眞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按眞卿曰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天寶中奸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袁傪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古今釋疑

浙西人崔善眞詣闕上書論浙西觀察使李錡罪狀上

覽奏不悅令械善貞送於李錡爲鑿坑待善貞既至和械推而埋之舊唐書德宗紀

鴻墀謹案元和三年贈善貞睦州司馬

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甯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元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贄指斥通徹通元故不可其奏唐書陸贄傳

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

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唐書韓愈傳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爲言時相君爲吏部郎崔爲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予撫手賀之以爲得儁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權文公集

官爵升易不常所居有善則書如鄭餘慶傳官至殿中

御史別無異迹皆不書至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上疏論列諸葛述事案述原本訛迹今校改一節可稱則具書官不爾則否唐書直筆

未幾徵拜右拾遺因上疏陳便宜及方鎮有冒於貨賄舉直錯枉大者十餘事不行皆焚其藁時大盜之後百度草創而太常典故尤所壞缺公為博士祇考古道酌沿革之中凡有損益莫不悉當新平公主之子裴倣尚永清公主公實相禮初以裴僕射遵慶主婚中詔長主後夫姜慶代焉公奏曰婚姻人道之大使異姓主之非

禮也且無以示天下臣不敢奉詔上從之又議定謚法公以爲謚者蓋蹟其事業邪正而褒貶之舉一字可使賢不肖皆勸故其議呂諲盧奕郭知運等謚皆參用典禮約夫子之旨其事覈其文高學者傳示以爲式時有上議謂景皇帝未升尊位不宜爲太祖詔下百寮公按禮經以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故三代皆以受命始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爲祖宗故以高帝爲太祖若景帝肇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有天下

之號天所命也宜百代不遷因具故事條奏從之於是郊廟之禮遂定其茂學博文不讀非聖之書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而達言發辭若山嶽之峻極江海之波瀾故天下謂之文伯有集二十卷行於代 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公行狀 文苑英華

沈既濟論武后不當立本紀天下之義理能知於事初者為難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孔子齋三日請伐齊此知於初也事之初作固滅義理而能以義理正事初者非聖智不能武氏事初舉一世不能知及既濟

時已百年矣聞者尙漫無省文數百年方復追論儒者之論每若此則何益乎習學記言

孔戣誌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使人知以銘誌爲貴也考廣德王碑其敘亦備矣當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忠詔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嶺表者韓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當然也嘗見隋煬帝時責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鯢魚蝦子舍肚鱸魚乾膾窗擁劍桂蠹鯉腴動輒千品勞人殄物至江淮絕魚

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卽日當朝㮚烏果切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孔戣志

廣川書跋

白居易爲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按是時宰相張宏靖韋貫之宏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爲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

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髏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僞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卽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

不以此爲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爲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爲罪名者是已容齋五筆

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赦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爲御史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宏慶進平素看精四字堪爲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宏慶爲朗州刺史則知苟有

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爲御史逮今歷事四聖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準敕上利害乃當州公務各具別狀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夔州論利害第一表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奏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勅有司

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全唐詩話

元和四年盛修飾安國寺左軍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令僧惟應等連狀奏請立聖德碑承璀恩澤無二言無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准華陰岳碑及堂構克成承璀奏請學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比一萬貫錢充送撰文學士有進旨令學士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絳撰於是絳與諸學士議自古聖帝明王無聖德碑豈德不迨歟蓋以謂不宜刊勒且示聖德有區限也及同狀

上論其旨曰陛下布維新之政剗積習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炫之譏耶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視百姓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聖德豈謂敷揚至道哉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頗乖可否相違是非殊異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中即敘載游觀崇飾之事述

游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非正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日晚奉宣進旨覽所陳深歎忠鯁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樓遣令拽倒訖想宜知悉李相國論事集

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新唐書王徽傳

殷侑文宗初爲衞尉卿會滄鎭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以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翦除賊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畧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漏網吞舟爲至德帝雖

不納深所嘉歎冊府元龜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襃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

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日知錄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宏景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昔匡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下輕而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宏景受人教導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宏景乃坐貶官時李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裴埴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曰斂中教宏景有

此奏唐會要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唐國史補

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

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絁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繚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於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之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西臺集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覇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東川人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弄於兩舍之外傳三十里爲一舍踐蹋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

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敘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騎存碓賜之酒食鑒誠錄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如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按同光三年是為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尅剝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

勅雖再祇虛文耳以此疏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文獻通考

樞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見本朝時或遇歲時災歉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卽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實也時宰臣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中官李紹宏奏曰俟魏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輓艱給請且

幸汴州以便漕輓時羣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闊不中時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奬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

鴆墀謹案段徊九國志作段懷歐陽史及通鑑與是

書同

梁文矩天成中爲御史中丞上表曰臣近聞有勑命夏秋苗稅取天成二年額爲長定雖聖主時行憂軫而黎民未甚聞知伏請再降明勑令粉壁曉告文矩初執憲綱志在舉職而首陳此議論者以爲欲去邪指佞理甚

迂闊冊府元龜

臣伏奉勅牒令參詳文武百官所進封事內宗正卿石光贊上章云伏見榮陽縣道左萬石君廟本前漢大中大夫石奮之廟德行惠績備列前書乞降封崇俾光宗祖者切以萬石君播盛德於漢朝立嚴祠於鄭圃爰開聖緒永叶昌期石光贊所上公言備章職分深爲允當望賜施行梁文矩進石光贊封事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

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北夢瑣言

程遜等所陳時務並關王道兼雜霸圖益國利民無所不至成仁去害悉在其間救時病以良多比忠言之更切封駮詔勅尤可施行餘據事條下所司後唐末帝施行程遜等所陳時務詔

馬勝所陳理亦公當嚴刑去盜正切救時付中書門下告諭中外於極刑之中不得因緣枉濫務在懲惡止姦審詳行遣後唐末帝答馬勝詔

聽政不坐禮儀而合使先知牧馬趨朝道路而宜令有

異況民家占侵於御路固合條流牛馬往來於天津宜須禁止盧損益深奉職言切爲時詳五件之封章俾四方之觀政除光政門外下馬一件續有處分（後唐末帝荅盧損疏）

詔五事

請再示賞罰提舉縣令事百里象雷之地一同製錦之人期在養民豈宜失職諸州觀察使刺史嚴切提撕請牢籠俊乂搜訪賢良況選部貢闈每年愼擇倘虛貞廉之士媿趨躁競之門諸道廉使更宜搜訪請斷無名率配委三司使省奏舉行請止急徵暴賦況秋夏徵科自

有常限宜令官吏不得踰違（後唐末帝答周元樞陳十事詔）

王易簡手演王言忘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論天不能驟變四時地不能躁成萬物況當革夏盡已從周化未可以驟行事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茲乎所貢論宜付史館（晉高祖獎王易簡進漸治論詔）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江南別錄）

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

其畧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 馬令南唐書

張泌事元宗父子官句容縣尉建隆二年七月憤國事日非上書後主幾數千言畧云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畧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曰愼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云云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答然

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十國春秋
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
公與給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
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於一言君子以為眞博士也頃
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
其當維新之運感知已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
正失禮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為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
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
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歲比旱歎主上憂勤公復

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春秋六十有九上省奏震悼爲之涕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瑚璉辭章仡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其過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 昌黎韓公墓誌銘 騎省集

鴻𢕟謹案碑文推挹甚至然謂其擁妓女奏淸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人亦訶其太過又云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愼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語皆平允

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己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

及宋齊邱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兇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旣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鎭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如此馬令南唐書

拜御史中丞矯枉持平無所顧憚坐庭劾宰相其言深切貶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義之後曠數百年憲署之間舉無廢職然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也

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紙貴江公墓誌銘

騎省集

全唐文紀事卷二十二終